

为新中国而战

红领巾永远继承革命英烈的遗志

淮海

战役

HUAIHAI

ZHANYIDEGUSHI

的故事

袁德金 著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为新中国而战

淮海战役的故事

红领巾永远继承革命英烈的遗志

袁德全 著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鄂新登字 0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淮海战役的故事/袁德金编著. —武汉: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2

(为新中国而战)

ISBN 7—5353—2409—6

I. 淮… II. 袁… III. 儿童文学—故事—中国—当代 IV. I2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5967 号

书名	淮海战役的故事							
◎	袁德金 编著							
出版发行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网址	http://www.hbcp.com.cn	电子邮件	hbcp@public.wh.hb.cn					
承印厂	黄冈日报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 数	1—8 000	印 张	5.125	字数	75 千字			
印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89×1194 毫米			开本	32 开			
书 号	ISBN 7—5353—2409—6/I·480			定 价	7.5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

编者的话

在我们满怀豪情地迎接党的十六大召开的时候，蓦然间，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率领我国各族人民 80 多年艰苦卓绝奋斗的长卷历历在目。尤其是 1948 年 9 月至 1953 年 7 月，为了建立新中国、保卫新中国，无数革命英烈，冲锋陷阵，前赴后继，为新中国而战的英雄气概，令人油然而生奋发向上的激情。

这 5 年，是中国历史上摧枯拉朽的 5 年，是波澜壮阔的 5 年，是决定中国人民命运和前途的 5 年，是无数革命英烈用鲜血染织五星红旗的 5 年。在这 5 年间，最能再现革命英烈壮举的是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律战役、解放大西南、抗美援朝。为使少年儿童了解这段历史，了解他们佩带的红领巾是五星红旗的一角、是由无数革命英烈的鲜血染成，我们约请研究军史的专家，从大量的史料中，提炼出展现革命英烈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的故事情节，编写成了这套反映各个战役全过程的“为新中国而战”丛书。丛书共分《辽沈战役的故事》、《淮

编者的话

海战役的故事》、《平津战役的故事》、《解放大西南的故事》、《抗美援朝的故事》。每种书中,有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血与火演绎的战斗故事,军民的鱼水深情;有“塔山英雄团”、“窑湾战斗第一大功连”、“黄草岭英雄连”等英雄群体可歌可泣的事迹;有梁士英、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等英雄人物的平凡与伟大。

无数革命英烈的青春在战火中燃烧,无数革命英烈的理想已化为现实的幸福生活。每当我们红领巾在举行升国旗、唱国歌仪式的时候,无数革命英烈的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时时在激励着我们。

革命英烈,与江河同在,与日月同辉!

红领巾永远继承革命英烈的遗志,为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时刻准备着!

编者

2002.8.

目 录

引 子	1
1.争夺运河铁桥	6
2.首战窑湾	19
3.飞兵南下	32
4.徐东阻击战	43
5.潘塘诱敌	56
6.攻坚宿县	61
7.围攻碾庄圩	75
8.血染涡河水	85
9.激战南坪集	90
10.包围黄维兵团	96
11.阻敌南北对进	105
12.追击杜聿明集团	112
13.总攻双堆集	122
14.摧毁敌外围据点	140
15.打进陈官庄	150
尾 声	156

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当局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建国的强烈愿望，发动全面内战，我军奋起还击，解放战争正式开始。

引子

1948年9月24日早晨7时，济南战役到了最后时刻，城内的巷战正在激烈地进行着，济南城上空弥漫着浓浓的烟尘。

华东野战军济南战役指挥部里，一位40岁刚出头的中年人，正站在挂在墙上的军用地图前，默默地思考着，清瘦的面孔上显出严肃的神情，他就是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

过了一会儿，粟裕转过身来，在办公桌前坐下，提笔给中央军委写了一份电报。只见“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几个大字，出现在他的笔下。

9月25日下午，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副司令员陈毅、参谋长李达给粟裕发来了电报。电报上写道：“同意乘胜进行淮海战役。”

这一天的晚上7时，毛泽东给粟裕发来了电报：“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

转眼已到了10月中旬，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在毛泽东居住的一个农家小院里，几棵柿子树上挂满了黄澄澄的柿子。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和她的几个小伙伴们正在树下玩着。



中原、华东野战军在中原地区站稳脚后，于1948年上半年先后进行宛东、豫东、襄樊、昌淮、兗州战役，大量歼灭敌人，恢复和扩大解放区。

屋里，毛泽东抽着烟，坐在躺椅上，正埋头看着铺放在膝盖上的军用地图。

太阳落山了。毛泽东站起身来，在屋里来回走了走，然后在办公桌前坐下来，从笔架上取出一支毛笔，蘸满墨汁，飞快地写了起来。

窗外，月亮从云层里钻了出来，天空中的星星眨着眼睛……当东方泛出鱼肚白时，毛泽东的《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写好了。这是为整个淮海大决战勾画的一幅蓝图。

红色电波以它特有的速度，把毛泽东的这个作战方针传向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

整个西柏坡村还在沉睡着。毛泽东走出屋，来到了小院里，呼吸着清晨的新鲜空气。

10月的南京，大街边的法国梧桐树的叶子已开始纷纷向下飘落，位于黄埔路的蒋介石官邸院落里，更是一片萧瑟。

书房内，蒋介石躺在睡椅上，微闭着双目，正在听收音机里的广播。

当蒋介石听到济南城已被我军攻占，国军在东北辽沈战役中又遭失败的消息时，他气得一下子站了起来，

蒋介石命令国民党的哪一位将领 赶回徐州，就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

捧起收音机，把它狠狠地摔在地上。

这几天，蒋介石坐立不安。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他感到南京即将受到威胁。为了加强南京的门户——徐州的防御，蒋介石命令刘峙任国民党军徐州“剿总”总司令。

长得胖乎乎的刘峙，圆圆的脸上总是笑眯眯的，有一副“福相”，人称他为“福将”。

但是，这位“福将”指挥打仗并不太在行。蒋介石让刘峙当徐州“剿总”总司令，就是因为他听话，资历深。然而，国民党军队里的许多将领都不服，他们说什么，徐州是京沪的大门，应当派一员虎将来坐阵，派不出一只虎，也要派一只狗来看门，现在却派了一头猪，看来大门是守不住了。

让谁来当刘峙的副手呢？蒋介石想到他的心腹陈诚，但是，陈诚以身体有病推辞了。他又想让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宋希濂来充任，谁知宋希濂又不愿意。最后只好命令刚由徐州调往东北不久的杜聿明赶回徐州，就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

蒋介石还想到了一个人，他就是华中“剿总”总司令，人称“小诸葛”的白崇禧。蒋介石想让白崇禧到蚌埠统一指挥徐州和华中两个“剿总”的作战，与共军在徐



济南攻克后，除少数据点外，华北和山东解放区连成一片，国民党军徐州、郑州、济南三足鼎立的防御阵势陷入瓦解，徐州处于中原和华东野战军的夹击中。

州地区决战一场。

一切似乎都安排好了。蒋介石正要回卧室休息，忽然响起了敲门声。当他的夫人宋美龄前去开门时，蒋介石又来到了书房。

原来，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和国民党南京政府国防部长何应钦前来拜见蒋介石。当蒋介石听到他们报告，说白崇禧不愿到蚌埠来就任时，气得骂道：“娘希匹！想出我的洋相，办不到！”

11月4日，徐州“剿总”会议室内正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向与会者分析了形势，作出放弃次要城市，集中兵力于津浦铁路两侧的部署。

顾祝同待郭汝瑰讲完后，对众人说：“郭厅长转达了国防部的作战方案，各位还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出来。”

但是，与会者都没有说话。国民党军第7兵团司令官黄百韬抬头看了看，又低下头，用手指轻轻地敲着桌子，他想等别人先说，然后自己再说。

见大家都不说话，顾祝同又说：“大家不要怕嘛，有什么说什么吧！”刘峙也在一旁附和地说：“随便一点儿，随便一点儿嘛！”

蒋介石想让白崇禧到蚌埠统一指挥哪两个“剿总”的作战？

这时，一位 40 多岁的将军站了起来，他就是国民党军第 2 兵团司令官邱清泉，人称“邱疯子”。他以盛气凌人的口气说道：“我坦白地说一句，即或国防部确定退守淮南，现在也已经晚了，也就只能依托徐州拼一下。”

刘峙连忙说：“邱司令官怎么能说这样的泄气话呢！我们这次在徐州地区与共军决战，胜利还是有把握的嘛！”邱清泉苦笑一下，坐下来，不说话了。

黄百韬坐在那里虽然没有说话，但他一直在为他的 7 兵团的命运动着脑筋。突然，顾祝同点到了他的名字，命令他率 7 兵团迅速集结，西渡运河，撤回徐州。这正是黄百韬求之不得的。

接着，刘峙对这次“徐蚌会战”作了部署。尽管众将领对这一部署意见不一，但也只好服从。最后，顾祝同为了给众将领鼓气，对大家说，蒋介石正筹划调华北傅作义 50 万大军南下，华中黄维的 12 兵团也即刻东进配合作战。



济南战役到了最后时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建议进行淮海战役。

1. 争夺运河铁桥

新安镇，位于江苏徐州和新浦之间的一个城镇，笼罩在初冬一片蒙蒙的灰雾里。

镇东头一座灰色大院的门口，第七层台阶上站着一位国民党将军，50来岁，中等个子，胖墩墩的，秃顶，身穿笔挺的军服，肩佩金星，腰佩“中正剑”，胸前别着一排勋章，他就是黄百韬。

急于率7兵团向徐州撤退的黄百韬，紧急军事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就赶回到兵团驻地新安镇，立即结集部队。

这时，黄百韬却接到了刘峙从徐州打来的电话，命令他要等44军由海州撤退到新安镇后，再向西撤退。黄百韬在电话里大声问道：“44军究竟何时到达新安镇？本兵团究竟何时开始撤退？”刘峙并没有回答他，气得黄百韬愤怒地把电话“啪”的一声，摔了下去。

黄百韬没有办法，只好等到11月7日清晨，他才率7兵团10余万人马，在一片慌乱中撤离新安镇，急匆匆地往西向徐州奔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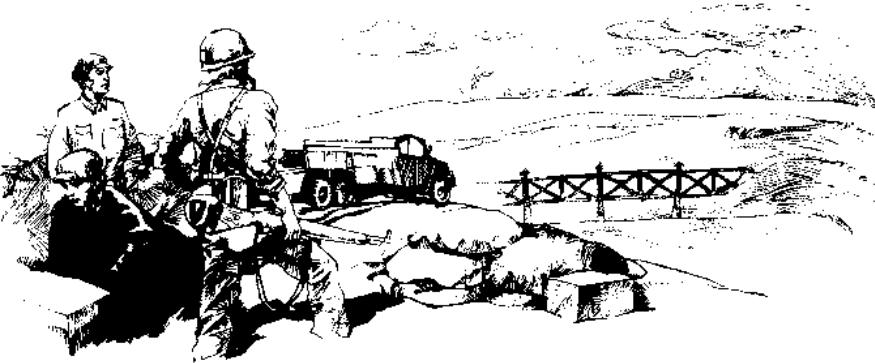
黄百韬率领的国民党军第几兵团 驻扎在新安镇？

黄百韬和他的参谋长魏翱坐在一辆吉普车里，随部队行进。这几天，也许他太累、太紧张了，在车子的颠簸中，竟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毛泽东指示，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

1948年11月6日，华东野战军各部队向黄百韬兵团发起追击，浩浩荡荡的部队行进在黄淮平原上。解放战争中最大、最激烈的一场决战打响了。

“追！赶快追上黄百韬！活捉黄百韬！”我军战士们





徐州是津浦、陇海两大铁路干线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重要,为兵家必争之地。

相互鼓励着,不停顿地向前追赶。

京杭大运河像一条巨大的白蟒,由北向南横躺在新安镇和徐州之间。

宽阔的河面上,波光粼粼,沿河船只都被当地群众沉入河底或隐藏到下游去了。河面上,连一条小船都看不到,只有那孤零零的一座大铁桥横卧在运河上。黄百韬兵团 10 余万人马要撤向徐州,必须通过这座大铁桥。

在华东野战军的追击下,黄百韬兵团 10 余万人马陆续云集到了运河东岸边。

运河铁桥上已拥挤不堪,但后面的人马还在拼命往桥上拥。为了抢先通过铁桥,有的部队竟在桥上架起机枪扫射,不准其他部队过桥,桥上更是一片混乱。

“共军追到桥边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原来就已十分慌乱的敌人惟恐过不了河被歼灭,更是一个劲地往前拥。一时间人喊马嘶,相互践踏。被踩死的,被挤下河的,被乱枪打死的,不计其数。

黄百韬乘车路过运河铁桥,正好看到了这一失去约束的狂乱场面。听到呼天抢地的惨叫声,他立即下令制止眼前这混乱的局面。

11月9日,黄百韬兵团的大部队好不容易通过了运河铁桥。



黄百韬随即命令 44 师师长刘声鹤带领部队死守河东桥头，阻拦华东野战军还是中原野战军的追击？

黄百韬随即命令 44 师师长刘声鹤带领部队死守河东桥头，阻拦华东野战军部队的追击。

这一天的傍晚，华东野战军先头部队 8 纵 69 团，经过 80 里急行军，出现在运河东岸。

当我 69 团到达河东桥头时，敌人在桥头堡里拼命射击，封锁了前进的道路。

运河铁桥东头高高的铁路路基上，敌人时隐时现，路基北面的几座民房被敌人燃起熊熊烈火，100 多米宽的河面被火光和夕阳照得一片通红。

这是华东野战军向西追击黄百韬兵团的必经之路，必须夺下运河铁桥，打开后续部队追击的通道。

运河东岸敌人的营房里，敌兵们抢劫了老百姓的猪鸡等物之后，正在大吃大喝，乱糟糟地嚷成一片。

我 2 连副指导员带领全连战士趁着夜色，来到了敌人的营房前，干掉敌人的哨兵，悄悄地进入了敌营房；在每个门口放上半个班，用炸弹、机枪一齐朝敌人开火，把敌人打得乱成一团，200 余名敌人乖乖地缴枪投降了。

在占领敌人的营房后，营长朱茂友带领一个连的战士，迅速向河东桥头冲去。当发现敌人在铁路上来回乱窜时，我军战士举枪就向敌人猛烈射击，打得敌人纷纷倒下。



徐州，在解放战争初期，是国民党进攻华东、中原解放区的重要军事基地；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徐州又成为蒋介石赖以屏障宁沪，阻滞解放军南下渡江的战略要地。

战士们高声喊道：“缴枪不杀！”敌人的一个副营长举起双手，交出了手中的美式手枪，并向他的部下高喊：“快快放下枪，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就这样，敌人的一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全部放下了武器。

但是，敌人在河东桥头两侧的两个集团堡垒，仍然封锁着我军前进的道路。

桥头左侧的集团堡垒处在一个突出位置，只见我军战士抱起炸药包猛扑上去。敌人的机枪响起，一个战士倒下了，另一个战士迅速冲上去，也倒下了，第三个战士大吼一声，跃了出去。

只见他猫着腰，躲着敌人机枪的扫射，奋勇地向前冲，跌倒了爬起来再往前冲。终于“轰”的一声巨响，敌人桥头左侧的堡垒炸开了。

桥头右侧的一个集团堡垒，是敌人最大最坚固的一个堡垒。这是由大炮楼、小炮楼和土坯及其附属工事组成的一个地堡群。敌人的火力十分强大，我军经过多次冲击，都没有成功。

上弦月已经落下去了。河东桥头两侧附近闪耀着爆炸的火光，枪声剧烈得像爆豆，交错纷飞的曳光弹划出无数条红线，嘶嘶地在头顶上鸣叫。

夜里 11 时，我英雄连连长张希春和指导员王宪涛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重点，是集中兵力歼灭徐州刘峙集团东侧的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

来到3排检查炸药包的准备情况。刚走到7班，营部通讯员气喘吁吁地跑来，说：“张连长，营长命令你马上带部队上去！”

张希春二话没讲，哨子一吹，带着部队沿着铁路路基向前飞奔而去。

张希春把部队安置在铁路北面的一片黑咕隆咚的凹地里，自己独自一人摸进了一个微露灯光的铁路涵洞——营指挥所。

营指挥所里，营教导员弯腰举着一支蜡烛，营长蹲在地上，用石头就地画了个“十”字，向张希春说：“铁路东头路南有个圩子，圩子外面是地堡群。这个圩子南北60米宽，东西有七八十米长，西边紧靠运河岸，北面离铁路只有十来米，我们必须把这个圩子拿下。”

说到这里，营长停了停，把手里的两块小石头摆在画的方框两边，说：“圩子东北角有个方形的小碉堡炮楼，西面有个两层的圆形大碉堡炮楼，工事都比较坚固，恐怕六〇炮弹也很难掀掉它。现在纵队的大炮还没有上来，就只有靠我们自己想办法了。团部要求我们营在天亮以前一定要打下这个圩子，时间越快越好！营里决定派你们连去拿下这两个炮楼！”

“保证完成任务！”张希春向营长表示决心后，一转